

令母亲心碎的那一刻

□陈亚豪

去年冬天的时候,我去找一个老同学吃饭,他正在攻读教育专业的硕士学位。那天他在听一个讲座,我到的时候讲座还没有结束,索性就进去听了一会儿。我不清楚这是什么内容的讲座,不过有意思的是,我发现来听讲座的都是五六十岁的阿姨。朋友告诉我,她们都是妈妈。

台上的老师在现场提出一个问题:“各位母亲,请你们回想一下,孩子让你心碎的那一刻是什么时候,5分钟后我们开始讨论。”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,作为儿子,我似乎从未想过自己让母亲心碎的那一刻是什么时候,我和在场的妈妈们一起回忆起来。

5分钟后,阿姨们陆续开始发言。“儿子交过一个女朋友,想结婚,我没有反对,只是希望他们再相处一段时间,彼此多了解一下,结果他直接住到女孩儿家里去了,不要老娘了。”

“有一次闺女和我吵架,吵得很激烈,她冲我嚷了一句——为什么我会有你这个妈妈!我知道她只是一时冲动,但那两天一想起这句话我就想哭。”

阿姨们的发言越发踊跃,现场很热闹,我在下面听得一会儿心里难受,一会儿又忍不住呵呵直笑。这时候

一个阿姨接过话筒,站起来缓缓地说:“最心碎的那一刻,是孩子对我说,他想放弃自己的那一刻。”现场突然安静了,好像大家都被拽进了自己的回忆里,过了半分钟,阿姨们纷纷点头表示赞同,有几个妈妈的眼眶甚至有些湿润,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。台上的老师拿起话筒:“这应该是所有当母亲的最有共鸣的一个答案。”

我的思绪忍不住回转,脑海里浮现出高三时的自己。那一年,我因为受某些事情的刺激和幼年时神经方面疾病的影响,患了抑郁症和被迫害妄想症。我的情绪完全不受控制,精神近于崩溃,在恍惚和挣扎中度日,时刻与自己对话和斗争,但还是无法战胜自己。

那一年,妈妈每周都会带着我去看心理医生,她坚持不用药物治疗,虽然药物见效会更快。她觉得我很棒,因为她相信我一直在努力战胜自己。后来我对自己妥协了,算是放弃了吧,因为这样的精神状态连一道题目都无法集中精力读完。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,大家都在奋笔疾书,跑得越来越快,我却在看心理医生,于是我就想干脆破罐子破摔了。那时的班主任很照顾我,一直在关心我,她觉得这样下去我很可能把自己毁了——当初我是被保送进这所市重点高中的重点班的,被很多老

那天阳光灿烂,春色正好,鸟雀们忙着谈情说爱。我坐在书房的窗户前,望着窗外露台上的花丛发呆。一只麻雀停在栏杆上,嘴里叼着一条扭动的青虫,来回转着头,寻找它亲爱的伴侣。多么温馨的一幕,连鸟雀们都本能地在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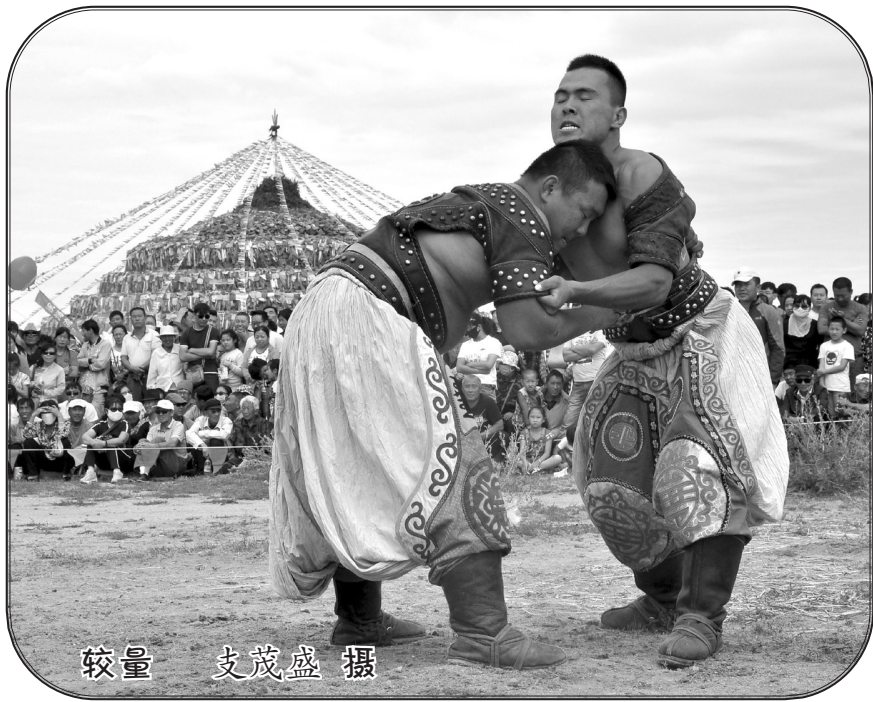
然后,就听到了隔壁传来的争吵声。能听到女主人在哭,男主人在叫,然后女主人开始歇斯底里地叫,男主人闭口不言。听不清争吵的内容,吵声时大时小。摔了一只杯子。椅子倒了。另一把椅子也倒了。一记耳光。哭。“不过了,离婚!”这句听清了。然后又又是半天的沉默。

这对中年夫妻刚搬进来,还不太熟,只知道女主人教书,男主人做生意。平时见面打招呼,女主人热情有教养,男主人有点傲气,但也不失为一个好邻居。平时看上去好好的一对儿夫妻,该有怎样的仇恨,才会发生这样的争吵?我突然觉得,这样的夫妻以后该如何继续生活?他们不会就此分手吧?第二天上午,我下楼去倒垃圾,发现他们正有说有笑地往菜市场走去。看来我多虑了。

你能遇到一个怎样的邻居,纯属命运的安排,仿佛两只被抛进相邻的笼子里的鸟儿,演着貌似迥异却又百般相似的人生剧。如果把房顶打开,从上帝的视角看,我们的床头对着床头,我们的桌椅排并排。我打鼾的时候,他可能在说梦话,我们就像一对赤裸的婴儿抵头而眠。我煮羊头的时候,他在炖狗肉,生活半斤八两;他副科级的时候,我正要离开,道路各走一边。有时候我在卫生间唱歌,他一拉水箱,歌声立马停了。他在隔壁贴耳聆听,我一敲墙,震聋了一只耳朵。隔壁正在上演的人生闹剧,未必就不是我的生活。

爱和恨全由你操纵

□朵渔



较量 支茂盛 摄

沁园春

扎兰屯

□杨晓东

内蒙扎兰,柴河多彩,林海茫茫,望千山万岭,苍松翠柏,天池成群,溪泉淌;麦浪滚滚,葵花争艳,绿色长廊百草香。岩壁峭,似壮美画卷,尽展沧桑。流水轻轻作响,引志士心潮赛大江。

醉明月清风,幽谷深沟,月公石奇,十湾风光,生态屏障,度假圣地,斜阳举目胜天堂。爬陡坡,昂首迈阔步,豪情满腔!



情感氧吧

生命的出口

□艺名

没有经历过风雨和黑暗,你永远找不到光明和灿烂。

从前,一位生意人连夜赶路,经过一座大山时,突然遇到了两个拦路抢劫的匪徒。生意人面对劫匪,没有办法,只有立即逃跑,但劫匪却穷追不舍。走投无路时,生意人钻进了一个山洞。但疯狂的歹徒也立马追进了山洞。

生意人只好听天由命了。在山洞的深处,他被劫匪一脚踢倒在地,遭到一顿毒打之后,身上的所有财物,包括一个准备夜间照明用的松节火把,都被劫匪悉数掠去了。

庆幸的是,劫匪并没有要他的命。一场劫难过后,他和劫匪各自寻找着山洞的出口。

这山洞很深很大,洞中有洞,纵横交错,像一座迷宫。他与两个劫匪都困在洞中,很难找到出口。

劫匪庆幸从生意人那里抢来火把。显然比摸黑寻找出口要容易得多。于是,劫匪就把火把点燃,借着

火把的光在洞里行走。火把给劫匪带来了极大的方便,使他们能看清洞里的一切,不致于碰壁,也不致于被石块绊倒。然而,两个劫匪走来走去,也无法走出这个山洞。

几天以后,又饿又累又渴的劫匪还是没有走出这个迷宫似的山

洞,最终困死在洞中。

生意人失去了钱财,失去了火把,但他没有放弃生的希望。他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,不时碰壁,不时跌得头破血流。到了第三天,他在黑暗中敏锐的感觉到前面有一丝微光透进洞里。于是,他迎着这缕微弱的光线艰难地向前爬行,在天快黑下来的时候,他终于爬出了这个迷魂的山洞。

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最终走出了黑暗,而在光亮中前进的劫匪却永远葬身于黑暗之中。



驿路随笔

白城日报广告业务电话

0436—3323838